

# 天朝乐土

欧清煜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长篇历史小说

# 天朝乐土

欧清煜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朝乐土/欧清煜 著,一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4

(飞鸟文丛/汪兆骞主编)

ISBN 7-80105

I.天… II.欧 III.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4834 号

责任编辑:李正堂

封面设计:顾敏华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安定门外大街 40 号 100009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南方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K 本 14.5 印张 320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105-625-6/G·202 定价:16.80 元

## 内容提要

大明帝国到了万历皇帝统治时期,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危机四伏。利玛窦、罗明坚等“垂钓人类的渔夫”来到中国,以三棱镜、自鸣钟等为钓饵,试图把中国人的灵魂引入上帝之网。小说《天朝乐土》以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为线索,涵盖晚明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展现了一幅生动形象的众生图:荒淫无度的万历皇帝,骄横无耻的内宫宦官,争权夺利的高官大吏,贪婪残忍的海匪奸商,游戏人生的山林隐士,见义勇为的义士侠客,走投无路的百姓小民,还有试图拯民于水火的忠直之士。二十八年过去,利玛窦历尽艰辛,心力交瘁,在天朝乐土开辟“葡萄园”的宏愿化作泡影,最后在一片迷惘中死去。

小说的审视角度颇堪寻味,给人以历史的启迪。

## 目 录

---

第一章	仙花寺	(1)
第二章	夜光镜	(51)
第三章	猿臂笛	(101)
第四章	入山出山	(159)
第五章	珍宝大撒殿	(231)
第六章	情了梦了	(280)
第七章	琉璃灯	(321)
第八章	平安夜	(383)
结 局	圣光圣光	(448)

## 第一章 仙花寺

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 ——《圣经》

誓将去汝，适彼乐土。 ——《诗经》

### 1

西江像一个疲惫的老人，正驮着几只黄瓜小艇，几条乌篷帆船，几溜竹排木排，叹息着，喘息着，呻吟着，挣扎着，摇摇晃晃地来到了肇庆东郊那个叫许多人头疼的小山岗旁。江水打着漩，载舟还是覆舟，晕晕乎乎了。

小山岗叫做石鼎岗，高不过三四丈，那形状就像一只反扣的锅。锅底下据说藏着妖精鬼怪，正蠢蠢欲动，弄得人心惶惶。也不知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道士蓝布衣为争夺三江水口一块风水宝地，和西江龙母斗起法来。蓝布衣挥舞赶山鞭，从云雾大山赶来几块巨石，想堵住西江水，把西江龙母赶走。蓝布衣乘着月黑风高，火急火燎地驱赶巨石，滚滚而来。忽觉肚中饥饿，便支起石鼎，喝声“来”，即从西江飞来一条大鲤鱼，正好落在鼎里。不一会，汤滚鱼香，所谓“石鼎腾腾夜煮汤”，不知是不是咏的这件事。蓝布衣正吃

得津津有味，忽听得几声雄鸡啼晓，接着四村八寨的雄鸡来了个大合唱。蓝布衣吓了一跳，因为一到雄鸡高声啼晓，他的赶山术就不灵了。他一蹦老高，一脚踏翻了石鼎，鱼汤溅了他一身，一群跟着他与西江龙母作对的妖精鬼怪也吓得钻进石鼎下面躲藏。原来是西江龙母命其龙子化作雄鸡，引领众雄鸡高声啼晓，破了蓝布衣法术。后来那石鼎便化作石鼎岗，那些巨石便成了七星岩。那一窝妖精鬼怪什么时候会拱破石鼎出来捣乱，谁也拿不准。

如今那窝妖精鬼怪好像真的要出来捣乱了。官爷们都想造福一方，永垂竹帛，断然决定在石鼎岗上建造一座镇妖塔，叫妖精们永世不得翻身。这座宝塔称作三元塔，取天地人三元和合之意。百姓只道安宁有日，怎知宝塔才建半截，几个红毛夷却在离宝塔一箭之地大兴土木，是福是祸，谁拿得准！宋徽宗皇帝虽然给这地方起了个大吉大利的名字，可要看到祥和喜庆的景象，真的难哪！

太阳刚冒头，便有几个红毛夷来到石鼎岗，那些精通堪舆学的风水先生一眼便看出他们脚踏躄步，占住了龙脉要害。他们一律身穿木兰袈裟，露出一颗光头，面目怪异。在这个年头，他们竟然满面红光，胸宽背厚，神采奕奕，他们善能炼制金丹的传闻大概不会假。那鼻子又特别高峻，全属相面家所说的“隆准”，分明是大富大贵却又手辣心狠的异相。那双眼又特别深邃，还放出蓝幽幽的光，街谈巷议，都说他们能飞天钻地，能点石成金，能摄人精魂，这话怕有几分真。

啪啦啪啦啪啦……

一阵鞭炮炸响，一群在草丛觅食的麻雀惊得扑楞扑楞飞起，叽叽喳喳议论一番之后，另寻太平世界去了。几团刺鼻的火药烟雾慢慢融合到晨雾中去，被炸得粉碎的鞭炮纸在空中自由自在飘舞一番之后，便洒落地面，似乎不甘心就此化作尘埃，还在拼命地挣扎、翻滚。

几个嘶哑的粗嗓门齐声叫道：

“开工大吉！开工大吉！嘣嘣——”

为了镇压那些作祟害人的鬼怪，一个面皮黝黑，五短身材，看上去已有四十来岁的建筑师傅，手拿一把香烛，双手合在胸前，打了几个躬，口中不知念叨些什么，然后把香烛插在那块泰山石旁，同时把一张写着“姜太公在此”的红纸贴在一块木板上。一切仪式完成之后神情依然木雕似的呆滞。他知道这个钱不好挣。谁知道那些红毛夷施了什么妖法？他忍不住扫了那几个红毛夷一眼，回头又把那张好像有点褶皱的“姜太公在此”理得更平滑一些。全指望那善能除魔降妖的姜太公了，他想。

四周有十来个看热闹的人。有的双手抄在背后，有的双手抱在胸前，有的双手放在脑后承托着脑袋，好象总觉得自己的脑袋不大稳当，时刻都会掉下来似的。他们都是些看见野狗打架，鸡鸭争食，以至疯汉起舞，泼妇对骂之类的鸡毛小事都能品出韵味的人。他们目光凝聚，神情专注，嘴角挂着一丝怪怪的笑意，兴趣盎然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那些修建三元宝塔的工匠也放下手中的活计，扯着脖子想看看那些同行是否有些新把戏。

不过现在看客们好像对那个身穿黑布长袍，皮肤黑得像精炭一样的大汉更感兴趣。他身高六尺以上，比在场所有的人都要高出一头，活像一尊黑门神。他的头发弯弯曲曲，偶尔一咧嘴，露出那满口白得有点刺眼的牙齿，便叫人心一震，这口牙齿能把你全身骨头嚼得粉碎，红毛夷养着他是不是专门用来拾掇那些被摄去精魂的死尸？这时围观的人中有两个转身走开，不知是不是因为见了这个黑门神心中害怕。天晓得。

礼拜天地的仪式完毕，那个身材修长，看样子不到三十岁的红毛夷看了看那张写着“姜太公在此”的红纸，转身拍了拍那泥水师傅，微微笑着说：

“胡师傅，只有上帝才能保佑你平安无事。”

那个姓胡的泥水匠只咧咧嘴，好像想笑，好像想说话，但没笑

出来，也没说出话，自去招呼伙伴，准备开工。

那红毛夷又对身边那个红毛夷说：“罗明坚兄弟，你播下的种子今天终于有收获了。”

那个名叫罗明坚的红毛夷好像很激动，忍不住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说：

“利玛窦兄弟，这是我们的诺亚方舟啊！上帝永远和我们同在，你难道不记得上帝的预言吗？”罗明坚接着便琅琅地吟诵起来：

“我要在荒凉的高地开劈河流，  
使峡谷涌出清泉；  
我要在茫茫的旷野掘出一潭清水，  
让清澈的水汨汨流淌在干涸的土地上。”

“我们都应该感谢你，罗明坚兄弟，我们全体耶稣会士都应当感谢你！”那个叫做利玛窦的红毛夷说。

利玛窦上前握住罗明坚的手，摇了摇，另外两个穿袈裟的人也上前互相道贺。一个身体壮硕，看来比利玛窦还要略高一点，名叫麦安东；一个黄脸黑发，是在澳门加入耶稣会的中国人，名叫钟鸣仁。那个黑门神只朝罗明坚谦卑地躬躬身，咧嘴笑了笑。他是澳门耶稣会负责人范礼安给罗明坚他们派来的仆人，名叫卡菲尔。

罗明坚很兴奋，挥挥手说：“我们的事业才开始，我们还要加倍努力！”

罗明坚有理由高兴，今日他才得以吐气扬眉。

两年前他就以经商作掩护，经常来往于广州和澳门。尽管经商取得了一点成功，天主的事业却毫无进展，根本无人听他那些关于救世主的说教，他甚至连在广州最糟糕的鸡毛大店住一晚的待遇也没有捞到。他只能白天上街做生意，晚上就得回到他的船上。大明朝廷对那些自古不通中国的红毛番，一无所知，后来才知道他们称作佛朗机人。他们驾着大船，横行海上，经常突进沿海各省港湾，动辄施放大炮，声震城廓。官兵大放其箭，那些佛朗机人即以

手中火器遥遥相攻，官兵死伤无数。逃得性命的人，一个个惊恐不已，疑其手中持有雷公电母。但见对方青烟一缕飘然而起，这边应声而倒，躯体糜烂，竟无形迹可寻。这些佛朗机人又与倭寇海匪相勾结，却比倭寇海匪更凶残，更难对付，大明朝廷防微杜渐，实行海禁，片板不准下海。对那些来华朝贡经商的外夷，凡黑眼黑发黄脸者格外优待，而对那些红毛番则严加管制。

广东总督姓陈名瑞，总督府就在肇庆，肇庆知府姓王名泮。肇庆是西江边的一个城市，风光秀丽，人口稠集，离广州只有二百里水路，是两广交通要冲之地。罗明坚摸清了这些情况，便要在陈瑞和王泮身上打主意。他又打听明白，这里又有水月禅院、光孝寺、梅庵等僧人驻锡之所，百姓似乎有一种崇拜圣灵的天性，那么，天主的福音必定也能得到巨大的回响。

上帝造人之初，就让人染上了抵挡不住诱惑的弱点，所以夏娃竟然吞下禁果。罗明坚知道，人类世界是充满诱惑和罪恶的世界。既然上帝派自己来充作垂钓人类的渔夫，就应该把那些禁不住诱惑的人挑出来，让上帝去拯救他们的灵魂。于是他只身去肇庆。

罗明坚的垂钓人类的钓饵看来昂贵了一点，他足足花了一千个金币，才获得陈瑞总督和王泮知府的接待，总督大人当即拍板，答应在肇庆安排一块地方，让他建房居住。

罗明坚兴冲冲来到肇庆，很快结识了一位名叫陈理阁的儒生，暂住在他家里，还认识了他的外甥，一位在肇庆府当差的青年，名叫马四海。罗明坚就从陈家开始，大力宣传上帝的福音。陈家扔掉了观音菩萨像，那个外甥马四海也皈依了天主。罗明坚喜不自胜。他写信给范礼安说：“我播下的种子已经有收获了。”请求范礼安赶紧筹集款项，以便在肇庆兴建一所教堂。教堂的规模不应比澳门的小。

岂料上帝只让他高兴了一阵子。不到三个月，那个陈瑞因为贪狠过度，被他的同僚参了一本，转眼之间就从总督的高位上掉下

来，成了阶下囚，被锦衣卫一条绳捆得结结实实扔进监狱去了。知府王泮慌了手脚，生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当即和罗明坚翻了脸，一纸传书，叫罗明坚三天之内离开肇庆。罗明坚三番两次去知府衙门求见王泮，王泮都避而不见。第四天，就来了几个差役，不由分说，把他从陈理阁家里拖了出来。罗明坚凄凄惶惶离开了肇庆。

忽然肇庆知府王泮送来信息：请罗明坚神父重回肇庆。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叫耶稣会所有的人都迷惑不解，莫非罗明坚在肇庆闯下大祸，如今要把他诱捕回去治罪？很多教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还是不要上当为妙。但罗明坚认定：对出手大方的人来说，灾祸很少降临到他们头上。他对大明官员的脾气已经摸得八九不离十，他坚决要求回去，绝不能让刚刚播下的种子被魔鬼撒旦偷去。利玛窦支持罗明坚的主张，范礼安最后拿定了主意，他还持意把这个布道团起了一个非常好听又鼓舞人心的名字：“伟大希望”布道团。

原来新任两广总督郭应聘刚上台，就收到朝廷发来一张购物清单，内中龙脑香、安息香、五彩羽毛几种最为难办，而且数量巨大，还必须半个月之内购得。

郭应聘情急之下，只得把罗明坚请了回来。罗明坚和利玛窦不遗余力，为郭应聘办好了那批货物，听说这批市面价值不到五十万两银子的东西，郭应聘向朝廷申报了二百万银子。郭应聘心情极好，耶稣会建房用地问题，即知会知府王泮关照，久议未决而一朝解决。罗明坚、利玛窦在给范礼安的信中说：“岩石！岩石！终于给撬开了一条缝！”

罗明坚眉开眼笑，用憋脚的广府话对众工匠高声喊叫：“开工大吉！开工大吉！”

利玛窦向泥水匠抱拳行礼，正欲离去，忽然听见有人高声喝道：“放屁！叫你们全都焦头烂额倒大霉！”

众人吓了一跳，那胡师傅更是目瞪口呆。循声望去，从西边来

了一伙人，领头的六十开外，头顶方巾，身穿褐色暗花长袍，手提一根拐杖，胸前飘拂着花白胡子，脸色红润，显得壮实矫健，和他的年龄似乎不大相称。众人认得他是陈氏族长陈理瑜，听说中过武举，曾经跟戚继光打过倭寇，立过战功，戚继光把自己的战刀赏给了他。因为有这段辉煌经历，族长便非他莫属。

胡师傅只把眼睛看着罗明坚他们。罗明坚和利玛窦几个一齐迎上前，罗明坚很客气地说：“老人家，你有什么事？”

陈理瑜瞥了一眼罗明坚，盯了一眼利玛窦，扫了一眼众人，才大声说：

“谁让你们在这里建房子？”

“是知府王大人允准的。”

“哼，这是我们陈氏宗族地面，也需问问我们陈氏宗亲是否同意！”

利玛窦以为这个陈理瑜只是争面子，摆上三桌酒席也就烟消云散，便开言道：“老人家，既然知府王大人已经允准，你老有什么要求也就好说。”

这个陈理瑜原是一介武夫，听到罗、利二人搬出知府来压他，便怒从心中起，挥舞着拐杖叫道：

“我陈家兄弟还在这里做过总督哩！却被那些狗东西陷害，硬生生被挤走了。你们别高兴得太早，说不定有一天蒙皇恩重新起用哩。到时还不铲平那些乱臣贼子！你们听着，不能在这里动一锹土！”

陈理瑜说完，便把两眼瞪圆，直视黑仆人卡菲尔，因为他发现这个黑灶君正瞪着自己，于是毫不示弱，他觉得这个黑灶君有资格和自己比个高低，但黑仆人卡菲尔只把双臂抱在胸前，完全没有和他交手的意思。利玛窦还是客气地说：

“老人家，如果我们有什么做不到的地方，改日登门谢罪就是了，尚望老人家见谅。”

陈理瑜碰了个软钉子，气无处出，只说：

“没那么便宜的柿子任你拿捏！”

正相持不下，刺斜里又杀出一彪人马，只见有人叫道：

“陈族老来得好！在这里建房实在不宜！”

循声望去，只见三元塔主管谈君瑶带着几个人闯了进来。陈理瑜见来了援军，声势更壮，拐杖舞得更猛，声音更加洪亮：

“谈主管来得好！这伙人在你眼皮底下动土，你竟然看不见？”

谈主管走到陈理瑜面前，摇摇头说：“我敢说什么！前些时知府大人来到工地巡视，把我好训一顿，我干的是吃力不讨好的勾当。这三元塔的事，你老也曾点头，也曾出钱，为的什么？为的就是汇聚龙气，吸取精华，怎能在龙爪上动起土来？你老不出头，怕无人敢出头了。”

罗明坚见谈君瑶也打了进来，便说：

“谈主管，蒙知府大人恩典，亲口应承划给我们这片土地。我们和你们一齐去见王大人，当面辩明。谈主管认为怎样？”

谈君瑶却不肯去，只说：“这事我自然会找王大人辩明，何需跟你一齐去？”

那陈理瑜听了谈主管的话，已陡然增加了三分勇气，岂肯撤退！便怂恿谈君瑶说：

“谈主管，你怕什么！事关宝塔龙脉的事，你莫作缩头乌龟，你只管与他们前去，我们在后面为你作后盾。”

谈君瑶被陈理瑜这一鼓动，恰像被推了一把，直推上台阶顶端却没了退路，支吾了一阵，正进退维谷之际，只见一个石雕工匠跑来对他说：

“谈大人，一个工匠被砸断腿啦！”

谈主管一听便一惊，趁机说：“看么，说出事就出事，这龙脉动得么？”

谈主管说完，撇了众人，跟着那工匠急匆匆离开了这块是非之

地。

陈理瑜眼看这股援军不战而逃，心中不快，也折却了几分锐气。鼻子里哼一声说：

“你不去，难道我不敢去？”即时把拐杖一挥，朝他的陈氏宗亲和看热闹的喝道：“走，有胆的跟我找知府大人评理去！”

罗明坚觉得这件事不找知府便很难了结，却对胡师傅说：“你们只管动工，没事的。”

胡师傅听了，皱了皱眉，没作声，只坐在地上不动。

陈理瑜领着一群人吆吆喝喝，直奔知府衙门，未到半路已散了大半，到了衙门门口只剩下两个人跟着。那些平头百姓，家里有老有少，哪个愿意自找麻烦陪别人去打官司？陈理瑜看看左臂右膀，一个是里正，一个是跟他练拳的徒弟，那气势即时没了大半。但到了这地步，难道自行撤退？不得不硬着头皮往里闯。

罗明坚和利玛窦一路上想和陈理瑜攀话，只求双方偃旗息鼓，握手言和，陈理瑜却全不理睬。没办法，只得奉陪到底。

知府衙门里面传出话来，知府大人外出公干去了，于是双方趁机撤退，那陈理瑜瞪着罗明坚和利玛窦叫道：“我与你们誓不罢休！你们等着！”

利玛窦知道要在这里扎住根，得罪了邻里街坊，不会有好结果，他微笑着上前拦住陈理瑜的去路，向他躬身行礼，谦恭地说：

“陈族老，我们如有开罪之处，如今向你赔罪，敬祈见谅。”

陈理瑜说：“嗨，这般便宜，躬个身就算了？”

罗明坚当即问：“陈族老认为该怎么办呢？”

“好办！听说你们番僧都有妖术。这西江有条恶龙，就在羚羊峡水底下藏着，你们有办法到水底下把条恶龙捉上来，我们就永不予你们的事，去！把那条龙捉上来！”

罗明坚和利玛窦哭笑不得，陈理瑜见二人只会干瞪眼，冷笑一声，扬长而长。

## 2

一连三天去找知府王泮都未找到，胡师傅不敢动工，因为陈理瑜派人监视着，喊打喊杀，那些干活挣钱填肚子的人谁肯惹事！建筑材料陆续有人运来，陈氏宗族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喝令运走，否则全扔到西江河去，弄得货主怨声载道。

罗明坚无计可施，利玛窦却探得消息：王泮大人并未外出，正在总督大人府里议事呢！已经秘密策划好几天了。原来西江水寇勾结广西苗贼，纠集了数万人，战船百艘，正顺江而下，前锋已经攻到德庆州，卫所里那几百老弱残兵都紧张得要命哩。罗明坚决定当晚便去总督府。

已是冬天，天色黑得快。风声呼呼，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几只狗守着主人的门口胡乱吠叫。

总督衙门两房两廊，九间直进，青砖灰瓦，朱门石阶，门前石狮昂首，虽然不算堂皇，却也有几分森严。花厅里烛光通明，总督郭应聘，知府王泮，指挥使徐天任，巡按使方济时等一班大官聚拢在这里。仆役来回奔走，忙得不可开交。

郭应聘这个总督着实不好当，上任不到半年，治下各方警报不断传来，海疆有佛郎机大炮的轰鸣，还有残余倭寇倭刀的挥舞，内河有水寇为患，郭应聘、王泮无奈之下，亲率两府大小官员前往德庆朝拜悦城龙母神庙，祈求龙母保境安民。忽听得苗瑶蛮兵到了德庆，吓得屁滚尿流，三牲还未摆好，便溜之大吉。郭应聘有什么神机妙算通天本事？眼见沿海战船十存一二，朝廷严令片板不准下海，可谁能管得了！眼见番船肆虐，海寇横行，那几只破船哪敢出头！卫所兵丁，全是老弱病残，那些借以养活士卒的军田早已不

知落入谁人之手。军士因为没有粮饷，一哄而散或上山为匪的事件早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肇庆卫指挥使徐天任手下只剩下二三百吃得饭打不得仗的老兵，水寇不来便罢，要是真个打来，那些老兵全是刀下鬼，肇庆府可一鼓而下，徐天任只好天天跑到总督府要钱要粮，郭应聘拿什么给他！郭应聘把几个大官找来，商议军机大事，熬了几天，只拿出一个办法：立即向朝廷禀报，只说数十万瑶贼造反，请朝廷速速征调大军讨伐。

众人想出了这条上上妙计，即派出急脚递日夜兼程赶往北京禀报朝廷。于是众人心上放下了一块石头，该松弛松弛连日来紧张得要命的神经了。成十位督府大员齐齐聚集花厅，摆开茶案，品尝来自各地的名茶：碧罗春，铁观音，石亭绿，蒙顶日露，武夷旗枪，各取所好，各有心得，滔滔不绝，引经据典，振振有词。总督大人挟文武全才，兴之所至，诗赋文章，冲口而出。王泮一句“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才出口，郭总督当即随口唱出卢仝妙句。众人听了尽皆喝采，当即把总督大人推为茶道道长。

茶兴渐渐消减，早有仆人摆开两张八仙酸枝台，两副象牙精刻马吊牌，哗啦一声倒在八仙台上，众人喝一声采，即时兵分两路，各占其位，郭应聘占得上席，王泮次之，各人坐定，只有两人未得参战，只好作壁上观。这种马吊赌具，是那些好事之徒的最新发明，共有40张，分贯、索、筒、白板四色，每张刻上花纹，绘上水浒人物，以贯为尊，又有十万贯、百万贯、千万贯，以大压小。四人入局，轮流坐庄。这种玩意儿原只在街头巷尾，茶肆酒店作取乐之用，岂料几年之间竟然风行各地，直入官宦之家，被视作兴会宠物，制作也愈来愈精，原为纸牌，继之以竹片、名木、骨片、象牙，竟有以金银镶边者。赌本也由街头巷尾以数枚铜板聚赌，逐步升级。今日众人好不容易从俗务中挣脱出来，有总督大人带头，务必尽兴，各人抓了代替银两的筹码，即由总督大人拍板，姑念众人家底贫富有别，赌本不宜太大，即以五百两银为底，众人又喝一声采以表赞同。

这种马吊牌因为制作精致，上面又刻有人物图象，最是撩人雅兴，远非呼卢喝雉那种蠢俗玩物可比，因此大得土宦喜爱。赌道精的，只需把牌慢慢拿起，用大拇指轻轻抹其花纹，不用眼看便能知道牌名，在轻摸慢抹之际，众目睽睽，虎视眈眈。一旦敌方把牌打出，那种气氛，真如猎犬扑食，到了赌桌上，却无法以官职高低分高下了。官位低而又手气绝佳的人在这个方阵上可以把上官气得跳着脚骂而无可奈何。虽然郭应聘和王泮两人赌道也算不俗，一轮下来，却未能占得上风，只和众人打个平手。第二轮开始，郭应聘和王泮手气越来越坏，指挥使徐天任却得心应手，打了两个时辰，郭应聘和王泮的筹码已成了徐天任囊中物。偏偏徐天任不肯放过分毫，越战越勇，口中还不停地用话撩拨总督大人：“眼见大敌当前，我马无粮草，兵无寒衣，三军不肯用命。幸得大人多有赏赐，我只能照收不误，敬谢，敬谢！”

徐天任口中一派胡言乱语，直把郭应聘和王泮气得吹胡瞪眼。子时将近，那徐天任时时张口打呵欠，故意露出困态给郭应聘看。郭应聘不乐，说道：

“你这无赖，赢了钱就想逃？全不顾赌场规矩。”

徐天任还是张口吐舌，那双眼睛却盯着站在旁边捧着茶壶的一位侍女，王泮看出门道，笑着说：“郭大人，似这样我们胜之不武，且让他找个地方歇一歇再来吧！”

郭应聘也看到了徐天任心有旁骛。冷笑道：

“你这无赖，真是得陇望蜀，不知厌足。”

“岂不问机会难逢，好景不再？”徐天任笑道。

“混账东西，去去就来。来迟了，我叫人把你下半截割下来，叫你再也神气不得！”郭应聘瞟了徐天任一眼，笑着说。

徐天任即时跃起，把马吊牌递给另一个作壁上观的人代玩这一轮，他却揽着那个女子自去取乐。众人见此情景，尽皆哄笑。当即又有两人求得郭应聘同意，各揽一个女子，嘻嘻哈哈进了厢房。